山口炮楼的记忆

■ 周芳

一直对炮楼有种复杂的情感，最先记忆的是那种打开心胸，心旷神怡的感觉。若要追溯，应是自幼时起。

那时，父亲所在部队有一部分营房建在一座山坡上，外围有一个废弃的炮楼，砖泥混制。我平时和小伙伴们经常在那附近玩，突然一天，望着断壁残垣却仍高大的楼体，就有了爬上去看看的念头。别的小伙伴正在捉迷藏，我一个人悄悄地往上爬，一步一步，明显感觉到砖的松动，尚不懂得害怕的我，终于站上了最高处，顿时有种无以言说的奇妙之感。半山腰有零星的村居，附近的营房、操场、卫生所，还有我们的家都在我的脚下。我惊喜地喊着玩伴们，他们抬头寻找声音的来源，兴奋地也要上来。“快下来，那个墙马上就要倒了。”一个战士迅速跑过来，及时制止了他们。

父亲知道此事后，再不许我们去那里玩。不久，炮楼倒了，那里新建了一个开放式的瞭望塔，天天有战士站岗，我们连靠边的份都没有了。正是那次经历，年少的我从此明白了，只要站得高，就能看到更远方。

有年代感的人，对炮楼都不会陌生。那时期，战争影片是电影中的主角，更何况，我有部队长大的经历。在部队，每周六晚上放一部影片，《地道战》《小兵张嘎》《游击战》等等，给了我关于战争史的最早启蒙。那时的战争影片，基本都是黑白片，原汁原味地还原了曾经的枪林弹雨。在敌我势力不对等的情形下，敌方的炮楼就是一颗嵌进阵地的钉子，只有拔掉才能前进。艰难的战斗，英勇的牺牲，年幼的我看了这些战争片，恨不得自己拿起枪，冲进炮楼，将红旗插在炮楼顶。

随父亲转业回到家乡后，生活环境有了另一番况味。没有了岗楼与哨位，听不到军号声，连看电影也变成了一件稀罕的事。学校附近有个水厂，里面有座高高的水塔，约有部队炮楼的两个高度。在没有什么高层建筑的县城里，那座塔简直就是个地标性建筑。塔外，便是学校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条通道。每每经过，我都有种抑制不住的爬上去的冲动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和几个同学一起，从塔内的旋转梯，一步一步爬上了塔顶，将旁边的县城里最漂亮的一幢高楼“踩”在脚下。

前些日子，随几位朋友到山口村游玩，远远地，竟发现一座炮楼隐在民居中。我快步来到炮楼脚下，欣喜地仰望，脑中满了过往的联想。急寻入口，欲登高，但入口尚未开放，暂时无法如愿，我心里满是遗憾。这座炮楼共有四层，数米高，四周有瞭望口，像极了我小时候所登的那座炮楼。

遗有炮楼的村子，自带英武之气，必然有着自己的故事。身边的山口人介绍着曾经的风雨山村，我静心聆听，犹如翻阅一本沧桑的历史书。

史书有记载：山口村古称吴家山口，居紫蓬山南部虎、狼两山之中。山口村名称起源于明末，距今有400多年的历史。旧时入村门楼上有副对子：“两山之间吴山口，四州通衢小金斗。”小金斗系合肥城旧称，可见村子的地理位置之重要与当年商业之繁华。

其实，旧时地名，多与自然环境要素相关，“山口”二字从字面就可看出，在不太平的岁月，这里是关隘，是重要的防务地段，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实不为过。村内，东西向的街上商业繁华，南来北往商客不绝，大小商埠、医馆、学堂、茶楼、饭庄、油坊、赌场、戏院、染坊等各种行业应有尽有。村外，山口又是庐州、六安州、舒州、寿春的中心，东西南北有直通各州城的官道，街东有远近闻名地势险峻的大小关，北临庐阳第一名山紫蓬山，居西庐寺之下。

肥西是淮军的发源地，张树声、刘铭传、周盛波的“三山团练”名噪一时。他们招募穷苦农民，扩大地盘，利用山冈密林有利地形，互相配合，忽聚忽散，袭击进攻皖中的太平军、捻军。从最初的“保境安民”到后来淮军建制，立下汗马功劳。紫蓬山、大潜山、周公山一带圩堡成群，堡内多有兵丁与炮楼。隐于山林的山口村就是当年历史风云的见证。民间相传，吴山口由明朝吴氏家族兴建，清朝时由淮军统领小吴三增建南北巨型炮楼，四周壕沟围墙，炮楼顶各设火炮两门，内住家丁数十名，按军事建制，一排两班。

山口既有官道，又有商道。这一带山林茂密，地势复杂，盗匪出没。山口村人自发组织起来守护家园，一有险情，鸣锣为号，兵丁百姓齐上阵。锄头、木棒、铁钗，随手的农具都成了护家武器，登上炮楼，瞭望敌情，炮弹填装，随时出膛。据村里人介绍，山口古村最早有东西南北四处炮楼，历经数百年的风雨侵蚀，现仅留存南北两处。

风雨年代，山口村民们利用炮楼登高远望，观察四方动态，保家护村。夜晚，炮楼是村子醒着的眼，巡更人在此休息交接，更鼓过后，一人敲梆，一人执锣，穿街过巷彻夜巡查。少时听评书《英烈传》：“但听得伪周船上鸣锣击鼓，画角长鸣，四下里分头巡更，不觉已是初更左右。”少时只觉得更夫在夜间行走，除了胆大并无其他，现在才明白，更夫的守护职责才是胆量的底气。我仰望山口村的炮楼，潇潇风声，似有“四面边声连角起”，一股抗击侵扰的士气传递到我的内心。

走在山口村古街道，风过处，万水千山，百年烟云。隔着岁月的风尘，依稀看到朴实厚重又伤痕累累的古村身影。被风雨磨平的石板路，延伸着一段又一段岁月的更迭，承载着一岁又一岁的苦重哀叹。山是屏障，去浊迎新，隐于野的山口村，民风淳朴，坚毅顽强。正是因为曾经繁华与动乱并存，历尽千险的山口村在后来的日子里反倒走得更加从容与坚定。

现今的山口村有900多亩耕地，266户居民，依山傍水的古村在2018年成功申报省级美丽乡村建设项目。借新农村建设之春风，翻开了新的一页。有着历史与文化底蕴的山口村，重新修建古村落，通过美化老街和村庄环境，结合江淮文化风貌区建设规划，逐步将古村落打造成设施完善、风格迥异、具有乡土记忆的全国首个圩堡古集文化旅游村。

迈进高大的村门楼，便是村子的核心——数百米长的古街，街道两边全部是上下两居，一户一景。曾在南方见过的廊式建筑，没想到又在这个蝶变的古街撞个满怀。民国风的拱门、廊柱，让这个古村有了一种无以言说的气质。脚下一块块光滑的青石板上祥云缭绕，篆刻其上的“油”“糖”等字，记录着旧时的行业。随意推开一扇门，鹤发童颜、仙风道骨的长者，说不定就是一位传承的手艺人。出街口，绕着村道往外围走，一阵风过，古戏台檐铃阵阵。檐角上方风、雨、雷、电四座神像眉目传神，俯视着台下祥和的尘世，讶异早不是记忆中的旧模样。新兴的山口村诗情画意，美丽丰饶，招商引资、返乡创业在这里已成潮流。快出村口时，遇见了山口村南炮楼，和初见的北炮楼遥遥相望。我驻足仰望，心想，待修复完，我定要登高，重叠历史足音，观乡村振兴之新貌。

山口村的炮楼早已完成了它最初的使命，但它凝固着数百年来山口人保卫家园不受侵袭的一段记忆，是历史风云的见证，是具有文化价值的遗迹。现在，它又承载着现实意义，传承乡村文脉，留住乡愁记忆，推动乡村振兴。

不来山口，怎知岁月沉重，没有炮楼，山口村的记忆过于荒芜。寻一闲时，我一定再去山口村，听风，观雨，逛逛古街，还有就是，登炮楼。

让创作者掌握“主权”

■ 刘振

影视作品是集体创作的结晶，其中编剧是影视作品的灵魂，是最重要、最关键的创作者。这个道理，大家在口头上莫不承认，但事实又并非如此。这些年来，文娱行业乱象的一个表现就是编剧逐渐边缘化，创作者失去了创作权，从“灵魂”变成了“工具”，从“主导”变成了“雇工”。

据说，影视行业有一个“灵魂之问”：为什么国产剧有那么多烂片？什么类型的片子大热就一哄而上，套路化、同质化严重；内容苍白、情感悬浮，屏幕故事与现实生活“两张皮”；到处“洒狗血”，刻意制造矛盾冲突，或者拼命“撒糖”，完全违背生活逻辑；历史剧胡编乱造，抗日神剧天马行空，家庭剧一地鸡毛，凡此种种，皆为烂片的表现。烂片太多，该怪谁？观众的第一反应是骂编剧，认为他们“没有金刚钻，偏揽瓷器活”，没有生活经验，只好闭门造车，缺乏想象力，只能东拼西凑。殊不知，在资本横行影视圈的当下，“内容为王”已经变为“资本为王”，编剧的话语权受到太多掣肘，烂片太多的“锅”不能只让编剧来背。

按说，资本投资影视，要对市场负责，要回本赚钱，这本身没有错，可悲的是投资方只想赚大钱、赚快钱却不懂创作规律，对编剧指手画脚，动辄横插一杠。编剧拿钱干活，地位好比“雇工”，不能不搁置自己的理想，老老实实按资本的要求写“命题作文”。如此一来，急功近利的资本把影视剧的创作规律和创作流程完全打乱了。剧本是时间的艺术，需要精益求精反复打磨，但投资方喜欢跟风拍热点，没有耐心等待，时间的艺术成了“赶时间”的艺术，结果粗制滥造。编剧是影视作品的灵魂，但在资本造势下，偶像明星才是影视作品的“灵魂”，按流量选演员、按明星定剧本、按颜值付报酬，创作的主动权不在编剧而在资本和平台。编剧做不了原创，只能听投资方吆喝，在自己并不熟知更没有感情的土壤里去耕耘，这里借鉴个人物，那里抄袭个桥段，内容质量可想而知。

导演张艺谋曾说过，中国影视最缺的就是好编剧，千军易得一将难求。一部影视作品，如果没有编剧在塑造人物上的独具匠心，将故事讲得入情入理、可感可信，演员和导演即使有通天的本领，也无法将一个低劣的故事“麻雀变凤凰”。这几年，有些影视剧演员阵容豪华，导演名头响亮，宣传热火朝天，播出后却骂声一片，惨淡收场，究其原因，就是剧本没有完成塑造人物和讲好故事的功能，注定了失败。事实上，资本主导下的流量模式已无法掩盖内容乏力、品质下降的事实，不尊重原创、盲目炒作所谓大IP已经造成了观众的反感、市场的反噬。可以说，以流量明星为中心的创作模式必须要改变，否则，烂片成堆几乎难以避免。

把创作权还给创作者，这是文娱行业正本清源之举。凡事不破不立。打破资本自说自话、自播自评的循环，打破以明星、流量为标准的评价体系，编剧获得应有的地位与尊重，创作者才能有创作权而不是资本的“提线木偶”。创作者不能只听从资本的声音，听从粉丝的声音，听从大数据的声音，听从眼前利益的声音，而要有自己的立场和方向。当然，创作者不可能回避资本，一个成功的创作者也不应该是贫穷的，但他首先要坚守文化底线，坚守心中优秀作品的标准，对自己的作品有高质量要求，然后对资本有想当程度的认知，以成熟的市场理念和商业化为作品保驾护航，这才是真正对观众、对市场负责。如今，综合治理文娱生态的大幕已经开启，把创作权还给创作者，让创作真正遵循创作规律，尚且拭目以待。

振钟 ZHEN ZHONG

恰是夏意浓

■ 董国宾

无边的夏色里，漫卷的暑意走进日头直射的水湾，远远近近，映入眼帘的是黑色的鱼鹰立于船头，一排排，一串串。一个个如钩的嘴喙，在渔翁摇桨劈水的草茂水丰的夏日画镜中趣味盎然。沿着季节的跑道往里走，这样一个个浓浓的夏意和片段，自会一幅幅明亮亮地铺展开来。

一个惯常的夏天里，雨点敲打着船篷，似落入玉盘的珠串，令人酣畅而沉醉。雨点敲打在绿荷上，满池摇晃的阔荷顷刻间便踮起了舞步。雨点跑到乡间，不停歇地敲打在瓦片上，若炊烟正裹在雨帘中，整个景象就成了一幅染湿了的铅笔画。画面里窜出夏玉米的焦煳味，这忙碌的乡土气息里，充满了闲趣。

夏天的风似乎没了翅膀，无边的燥热隐去了风的行迹，只有热浪四处滚动。春像一位温婉款款的女子，夏呢？便如同一匹烈马在广阔的草原上狂奔了。烈马的长鬃肆意张扬，这踏踏而行的蹄窝，蓄满了炽热和野性。在这充满紧张、急促和狂热的夏，林带上的淡烟凝成一堵黛色长墙，芊芊细草茂密成一片片绿丛，金色的麦浪织成一幅最美的图画，无边的夏色和夏意深浓又丰盈。

透过树的缝隙，枝杈间绿意浓得似乎要滴下来。槐树叶娇娇小小，一片拍打着另一片。高大的白杨树，早已是叶片如掌，一丛丛挂于枝干，像赶集的人群，拥挤着一角天空，茂密成浓浓的绿意。夏时万枝各异，却又在同一屋檐下高歌夏曲，在各自的园子里贪婪地吮吸阳光，坚韧地踏步而行，蓬勃出夏的梦境。

信步野外，但见这里一条深潭，那边一条小溪，潭水清碧深幽，石间细流潺潺。林中碧波闪闪，如锦如缎，甚为适意。向远处看，远山绵延不断，如一条长龙伸向天边。那群山重叠，层峰耸翠，犹如海涛奔腾，巨浪腾空。大自然的怀里，夏色起伏，宏大壮丽，转眼间便弥散天地了。

荷花盛开的七月，朵朵红艳铺开一片秀色。这初夏羞涩的荷朵一旦放开歌喉，满天满地都是绚丽的旋律。放眼瞧去，一片片阔荷中间，吐艳的荷朵如一个个小灯盏，眨巴着眼照亮了夏空。塘边树影婆娑，水中“灯盏”闪烁，有荷锄的农夫步履缓缓地走过，醉了时光，亮了这个季节。

金蝉来到的夏天，算是一个醒目的符号。夏蓬勃而热烈，蝉使足了劲儿为她歌唱，其声清越撩人，一浪高过一浪，如鼓乐齐鸣，如浪潮迸涌，那气势似乎能把天空举起来。蝉声一会儿合唱，一会儿独奏，时断时续，或高或低，好一曲美妙的天籁之音。因了蝉鸣，夏天充满了灵动和画意。

夏色恰浓，亮了时空和季节。走进夏，便走进了炽热，走进了高亢与激越，也走进了品味无尽的夏意里。

中秋乐逍遥 文昆 摄

那年渡头月更圆

■ 刘峰

岁岁中秋，年年月圆。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轮满月，是在那年的故乡渡头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城乡交通不甚发达，离村三十里地，有一条大河，河面很宽，水流潺湲，是出乡关的必经之处，由于当时没有架桥，只能靠摆渡过河。那处古渡头，有一座离亭，一作避雨之所，二作别离之所。春日，菰蒲青青；秋来，水蓼红红，不知见证了多少月儿阴晴圆缺与人世悲欢离合。

一尾苍黑的老木船，舷上架着一双暗黄的橹，作渡客公用。无人时分，船影静静，时有白鹭悄立，有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的妙境。

那年中秋夜，我从城里学校回乡团圆。因列车晚点，到小镇时，一盘皎月已上东天，银辉朗朗，清光润润。因担心家人担忧，我一路疾行十余里，当抵达渡口时，只见眼前一脉河川，夜气薄凉，江草凝碧。那一轮皎月，正浮在青天，与河面十分亲近，仿佛从河中沐浴完毕，方才升起。

已近午夜，我正发愁一个人怎么过河，忽然听见离亭里传来一声轻咳，走出一个人来。原来是父亲！只见他几步上前，一把接过我的行李，关切地问：“饿了吧？”知子莫如父，他这一问，我顿时感觉自己已是饿得步子都软了，走不动了。父亲拍拍我肩膀，满脸慈爱的笑：“夜太晚，要不咱们就在船上过节吧？你娘都帮我们置备妥啦。”

上了船，只见父亲依照乡间风俗，从柳篮里一一取出碗碟，里面装有月饼、河蟹、鲜藕、毛豆、芋头，还有一坛桂花米酒，然后再摆上筷子。一任船儿随波逐流，我们父子俩就这么对饮起来。几箸下肚，数杯饮毕，放眼而望，但觉水天一色，月悬渡头，飞彩凝辉，人仿佛身处水晶宫中。河水散发出久违的藻香，让人感到十分熨帖而舒畅。偶尔，一两声河鲤的泼喇，勾起几许往事，令人神思杳渺。

印象中，父亲一向很严肃，不知为何，在那个中秋之夜，他竟畅怀大笑，提起我儿时的往事，关心我城里的生活，询问我未来的打算，不时惊起苇间的几只夜鸟。曾经，我是一个极其顽皮叛逆的孩子，因为逃学，一次次被他追至这条河边，穷极一跳，暗渡水底，惹得他又痛又悔，一个人失神地望着河水发呆良久。后来，我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，锣鼓喧天声中踏上这条渡船，从此走出乡关，成为父亲眼里的骄傲，父老乡亲们教育子女的榜样。

一直对饮到酒坛空空，天上的天空与坛里的天空一样静，露水打湿了头发，父子俩才缓缓荡舟登岸。回首，河上又恢复了平静，水更明了，月更亮了。月亮那么近，那么清晰，似乎都可以看见传说中的婆娑桂树和捣药的玉兔。

而今回乡过中秋，渡头依旧，荒草丛生，离亭零落，老船已朽。那条河上，一桥飞架南北，桥上车来车往，不舍昼夜。父亲，也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。年光似水，匆匆不停，很多地方、很多脸庞都淡漠了，唯有那一年的那一轮满月，永远印在我心底，温暖，温润……

草木幽深

■ 吴鲜

盛夏时日，草木幽深。

我站在中年的节点，看一地草木幽深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。少时读诗，“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”，只觉得很神秘，并无太多情感生发。现如今，走过了岁月的四季，历经过人生的风雨，我对人间草木多了一份莫名的惆怅和理性的思考。草者，木者，人间草木，生在大地之上，长在自然之中。春生夏长，遂成草木幽深之势。荣了，又枯了，又是一年啊！

此刻，我正行进在一片旷野之上。夕阳西下，天空深沉，大地辽阔，处处是无边的草木。一不小心，我一脚踏进了草木幽深之地。

这里，是城市的一处边缘。与我的乡间不同，此处的幽深草木成条块状分布。故乡的草木幽深，可就大不相同了——无边的原野，无边的绿色，一路铺陈与蔓延开去，一眼都望不到边。奶奶在世的时候，每到草木幽深的时节，总喜欢一路走进草木中，看过菜园看田园，然后乐呵呵地告诉我们，又会是一个好年成。今年，雨季太长，雨量又过大，好多田园都被淹没了。若奶奶还在世，看到此番情景，不知又要抹多少眼泪了……奶奶是一位慈祥又善良的老人，她看惯了人世间一地草木幽深的场景，在她朴素的情感里，那意味着一年好收成。农耕文明下的乡村理念里，一地的草木幽深，便是代表着满地的收获与一年的收成啊！

收获之后，草木幽深就该退场了。除了极少数四季常青的草木之外，幽幽的绿色大都不见了。但，仅靠那么几株、几棵、几处四季常青之物，哪里还能再装饰起大地原野的一派幽深？旷野瘦了，田园瘦了，山坡瘦了，山林瘦了，河道瘦了！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斯时于我，忽地想到了秋天的到来。一场秋风后，仿佛在一夜之间，就一下子带走了草木幽深的故乡夏日。

草木幽深的盛夏时日，我走进又走出之际，正是渐黄昏的时刻。“水满则溢，月盈则亏”，我知道，这是古道长理。岁月如歌如风，亦如刀如剪，一页风云过，留下的又会是些什么呢？捡拾、扶植，仰望、俯视，一地的草木幽深都去了哪里？一群晚归的麻雀飞过来，停驻在我眼前不远处的一片樟树林里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恍惚之际，我竟错以为回到了儿时故乡的那片竹林。

此刻，夕阳正好，一地鸟声，清越无比；而心中鸟声，从未苍老。眼前的草木幽深，远方的故乡，那一派思念的葱茏与葳蕤，一路引我走进岁月深处。草木幽深兮，此消彼长。时光飞逝兮，日月光芒。归途如虹兮，草木清华。草木，人生，其实，都在一路弦歌不绝美美与共着哩！正可谓，万物静观皆自得，四时佳兴与人同。

那一片草木幽深，那一派万物丛生。

黄山